



乡村振兴实践在今天已成为热议话题。它是新一轮中国社会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战略；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更新的步伐相对位。时下在偏远山大建民宿的现象已是一种时尚，借助于网络社会的自媒体传播也“髦得合时”。日前曾见得一帖，一处处造型洋派，在遥远山谷崭露头角的建筑委实令人咋舌。这样的罔顾地域文化特质的“民居”与其说是美丽乡村建设不如说是一种扭曲和偏题，看来值得申论一下乡村振兴的本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和血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构建了乡村之于中国绵厚而深远的文化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后工业时代，如何延续和发掘传统文化的文脉和根性，寻求面向未来的发展动能不再是一个空泛和形而上学的议题。

一段时期以来，艺术乡建与美丽乡村计划一样，成为时髦的热词。不少游离于乡村文化肌理乃至村规民俗的艺术介入并没有改善乡村的文化景观，反而加剧了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样式移植和思想“绑架”。换言之，乡村永远是乡民的家园，不是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话语舞台。艺术乡建的目标并不是立足城市本位对乡村社会结构进行强势干预，而是立足于乡村文化传统以及当下语境的乡村文明复兴。

中国艺术乡建第一人渠岩教授继山西许村后，在广东顺德进行的乡建实践及其“青田范式”可见这种思维逻辑的理念和端倪。央视在一期名为《回归家园》的节目里，带着“时代变迁，家园还在吗”和“传统村落，价值是什么”两个疑问走进青田村。节目首先从青田村保留着传统村落的基本形态、建筑风貌、传统风俗和仪式以及青田村民竭力保护历史遗存和对家乡珍视与热爱等多个层面，肯定青田村的文明价值，阐述青田成为渠岩“家园”实践基地的原因。渠岩为青田复兴提出“青田范式”九条，从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等九个方面描绘出青田乡村振兴的蓝图。渠岩认为，希望通过修复家园，延续乡村文明历史和民俗传统，对接现代生活，从而重建乡村生活，带动更多本地人回馈乡村，最终达到振兴的目的。

如果我们将上世纪2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作一联结，或可看作乡村振兴的历史基因的一种对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落实在乡村教育所带动的“道

新民艺评

乡村振兴不仅是建几栋时髦民宿

徐明松

德改革运动”，崇尚道德与文化的力量。与此同时，让工业文明反哺乡村。梁最后还提出“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于今想来，可谓乡村振兴的圭臬。

质言之，地方重塑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不是一窝蜂地以城市本位强势介入乡村的流行风潮，而是需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里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这也是在对历史的反刍和对现实观照之后获得的启示。

一是坚持“在地性”原则，这是地方重塑及其艺术乡建过程中重要的元素。需要对于互联网文化在当下以及未来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给予充分重视，并善加利用。

二是区域整合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的文化本位。以长三角区域发展而言，江南文化乃是在地乡村振兴及其艺术乡建的核心资源和“创造性转换”的参照物。

再则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地方重塑中的意义。生态文明思想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脉和基础。中国古代即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就是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共生是亘古亘今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由此对于自然资源保护和尊崇自然规律也是古今皆然。今天我们正面临着空前的环保危机。由于人类过度的开发和无以遏制的欲望，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大面积水体遭遇污染，以减碳低碳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成为地方重塑以及乡村振兴主旋律。因而，绿色发展乃是坐实于地方重塑全程的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作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其乡村文明的复兴乃是根本的核

心，农村现代化并不是城市现代化的拷贝和翻版，而是在地方重塑语境下城乡二元发展的新路径。以艺术乡建介入乡村振兴运动，必须契合在地性和以乡村为文化本位的策略和思维逻辑，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支点和圭臬，充分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至高理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基础和逻辑思考起点，从所谓的“返本”开始，走向“开新”的格局，依托的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文化资源。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说是童话，其实笑话

评《爱我就别想太多》

◆ 孔曦

自认为上当受骗的中年富豪李洪海，和年轻漂亮的新婚妻子夏可可，为暂缓离婚谈妥了条件。李洪海的公司上市在即，他们不得不扮演三个月的恩爱夫妻。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别想太多》中（以下简称《爱》）中，为了寻找纯粹的爱情，李洪海冒充包子铺老板，热烈追求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时装设计师夏可可；婚恋屡屡受挫的法务顾问莫衡，与相亲节目上牵手的杨雨雅谈起了协议恋爱；古董店小老板布国强，不甘心只谈一次恋爱就结婚，要尝尝与其他女人谈情说爱的滋味……

《爱》剧已播出大半，剥开喜剧的外壳，《爱》的内核并不轻松——人世間，究竟有没有与地位、身家剥离的真爱？

有位女作家说过，她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只需看身体是否健壮、相貌是否漂亮。对此，我不敢苟同。即便隐去家世、学历、财富等外在因素，这些身外之物也早已在每个人的性格和修养上打上烙印，并且，体现在他（她）的一言一行之中。

三毛说过，“人生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被爱”。李洪海之装穷，透着皇帝微服私访般的自得与窃喜。当包子铺老板也好；在泰国做馒头，卖唱也罢；乃至与夏可可的父亲拼酒，打拳，都是打着寻找真爱的旗号，以当上那个被爱的人。财富，使李洪海失去了爱他人的能力。

有观众这样评论李洪海的择偶观：“不但要

爱他，还必须要年轻漂亮，比他小很多，同时，还不能贪他的钱。凭什么呢？！”

我想，凭的还是有钱吧。

《爱》剧的编导，本想通过一个富豪的婚恋故事，讽刺金钱对真爱的侵蚀，却事与愿违，吸引观众眼球的，还是“钱！钱！钱！”。尽管下半段剧情努力讲述作为董事长夫人的夏可可如何做慈善。铜臭味，依然透过屏幕散发开来。

所以说，《爱》剧只是臆想出来的都市童话——富豪假扮小老板，亦能抱得美人归。姐们挥金如粪土，赢来大款白首心。

正因为它是童话，它可以不遵守逻辑。在波诡云谲的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挣下如此身家的企业家，竟然没有识人的慧眼和知人的定力。前任女友几句挑拨，一番小伎俩，他就恼得乱了方寸，灰姑娘和小仙女顿时成了女骗子。况且，灰姑娘本可以澄清误会，出于剧情需要，她必须继续被误会。戏不够，误会凑。从剧本的架构看，男女主角的故事太过单薄。剧本的先天不足，使得男女主角的戏自始至终透着一个“假”字。现实生活中，几十亿身家的中年富豪，日日要为企业发展战略、银行贷款利息以及各个分公司的运转操心，哪有闲情逸致扮小老板泡妞？

从前有句笑话：砍柴的都以皇帝是用金扁担挑柴的。《爱》剧，半是童话，半是笑话。能让观众笑笑，意淫一下有了钱就难觅真爱，也算成功。

张颂文的隐秘韵脚

◆ 王曦

最近，一部网剧《隐秘的角落》因为全体演员的优秀演技悄然走红。在王景春、秦昊与几位小演员之间，从艺近20年却依然名气淡淡的张颂文，恰到好处地衔接和呼应。他的表演没有刻意

的感觉，却有无声的震撼和回味。张颂文所饰演的角色——爸爸朱永平，第一场戏出现在水产公司的麻将桌上，和几个朋友打那种快速的纸牌游戏。他没有时间去打麻将，说明生意繁忙。这一天他手气超好，在学校又考了第一。朱永平的骄傲和满足就像刚开启的香槟，砰的一下满溢流淌。但下一分钟，儿子朱朝阳与新家庭间的矛盾立刻打破了短暂的欢愉，满溢出来的泡泡停止了流淌。他是个强者，他要掌控自己的家人和生活，他不想被任何人搅乱辛苦经营的平衡，因为他叫朱永平。

朱永平的这一分钟，让我想到了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肖像画，那种堆积了层层记忆，那种结合了视觉和大脑活动的表情，那种拥有层层叠叠的现实感受与想法的肖像画。与优秀的绘画一样，好的表演让人看了一次也不可能完全记住。当下一次再看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都是把看到的与脑海里有关于此的信息综合起来考虑了成百上千次。一个优秀的表演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与一瞬间得到的图像是不同的，就像优秀的画家无法拿着照片去画画一样。

张颂文对朱永平这个角色充满了同情心，但是在审视这个角色时却毫不含糊。他似乎充分理解托尔斯泰对人性如河流的比喻——有时候表现出这样，有时候表现出那样，有时又变得面目全非，无论狭窄宽阔湍急平缓，都是水，人也一样还是原来那个人。但是，他把朱永平这种人性的表现，处理成同一韵部下的韵脚，让朱永平在不同场合、情况下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可他依然是那个心理隐藏着复杂的爱的朱永平，因此整个剧看起来，朱永平这个人物有一种处处“押韵”的感觉。

比如，朱永平陪儿子试鞋时，王瑶带着女儿冲过来。他被女儿拉着拽着去买新裙子，踉踉跄跄地跌出了和儿子刚刚建立起来的亲密气泡。与冷漠谨慎的儿子朝阳相比，女儿晶晶更让他感到恢复了掌控力和自信，所以，朱永平满血复活，背起女儿的书包，留给观众一个背影——肩带太短，书包歪歪扭扭地贴在后背上，但是没关系，这一刻对他来说，人间值得！



女儿坠亡后，情绪失控的王瑶让警察快去抓朱朝阳归案，朱永平的表情再次呈现出无数视觉和脑回路的层层叠加感。他努力保持着冷静，把一切交给警察。他要带王瑶回家，抓起王瑶的小挎包，举着链条背带把头往里一伸，包包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和女儿的书包一样，肩带很短，局促地贴着他的前胸。即使生活变成了一条枷锁，朱永平也心甘情愿地把头伸进去。他要把所有的负担都一股脑地加在自己身上，他是强者他要照顾弱者。

痛失爱女的王瑶彻夜难眠，执着地给女儿打扫房间，朱永平劝也劝不动。他去楼下买宵夜，老板像往常一样，双手递过三份馄饨。夜色中的朱永平身体微微僵了一下，没解释，等老板走后，他先拎起两份馄饨，另外一只手去拎了剩下的一份。这一瞬间很难描述，但是能毫无误差地看出他不想拎后面的那份。果然，他路过垃圾桶时把那份放下了，停了一下，又重新拎起，坐回到桌边。强者朱永平想在夜色掩护下，消灭这份属于女儿的馄饨，他不想带回去刺激王瑶，也不想让女儿觉得被爸爸遗忘。眼泪跌破防线流在碗里，可他必须要一个吃完才能回家。

朱永平是以骄傲得意入场的人，生活的变故让他越来越困惑、疲惫和为难，但是这种痛和愧疚又有着斑驳难辨的成分。张颂文与其他角色为此建立了大量人物背景关系，这部分内容隐秘在角落，从未在剧中正面出现过，而是帮助演员理顺了人物情绪的逻辑，再由韵脚穿针引线，塑造了富有生命力的角色，不仅提醒观众去省察复杂的人性，也反射出了真实生活的复杂。